

成
熟

西華張夫
尊

西蒙諾夫小說集目次

- | | |
|------------|----|
| 成熟 | 一 |
| 水裏的橋 | 一五 |
| 獨子 | 二一 |
| 一個哥薩克女人底兒子 | 三五 |

成熟

這是春初乍暖的一天，長冬的積雪突然溶化起來，污水沿着傾斜的村道奔流。普羅勤科上校走進屋內時，看到了一些紅軍戰士帶着困憊的神色，穿着透濕的氈靴，唧咕唧咕地在穿過一條街道。普羅勤科一進到屋裏就疲乏地往凳上一坐，等着護生瓦夏給他準備牀鋪。上校冷一陣、熱一陣地在發顫，——他的喉症已經患了幾個星期，今天似乎是最終的娶他倒牀了。他用手摩了摩額角，——頭燒得厲害。他搖搖晃晃的走到了牀邊。瓦夏在自已戰地掛包裏摩來摩去，尋找藥品。

——等一等，——普羅勤科說。——馬上我就吃藥。請你把郭阿節夫叫來。

上校在有一次戰鬥中救出了一個傷得要死的青年看護生瓦夏、郭魯別夫；不久後，瓦夏醫恰湊巧又救活了宛無生望的上校。他們的血結成了親緣。從此郭魯別夫就留在上校身邊，做了他的副官、護士和兒子了。上校像呼喚兒子似的喚着他的名字。

瓦夏接上校的語音就能很好地知道，他對上校醫療上的權威應在什麼時候使用，他聽郭魯別夫，就恭順地扣上戰地掛包跑去找紅軍戰士叫郭阿節夫去了。

當普羅勤科長郭阿節夫少校進來時，普羅勤科似乎已緊閉雙眼，神志恍惚的躺着了。但當

郭阿節夫的靴根一響，普羅勤科即睜大眼睛，仔細地、目不轉睛地注視他的皮靴。郭阿節夫作完報告後，也看了看自己的皮靴，倒不明白，該有什麼足以引起上校這樣注意的地方。皮靴全是穿得整整齊齊的。

普羅勤科仍繼續的望着郭阿節夫的皮靴，而不注視他本人，隨後就平心靜氣地向郭阿節夫稱呼了個「您」，郭阿節夫很好地知道，這種冷靜的聲調和「您」字的使用，是不會有什麼好事的。

——您那連皮靴的卡車來了麼？——普羅勤科問。

還沒有來，——郭阿節夫說。——它們在庫爾莫亞爾斯卡亞附近的泥濘中陷住了，——後天可以到。

——戰士們穿什麼走路，您知道麼？——普羅勤科問。

——知道。穿氈靴走路，——郭阿節夫說。——後天就可弄到皮靴。

——如果您明天弄不到皮靴，——普羅勤科說，——那末後天您和您軍需所的全體工作人員就穿氈靴好了。你去吧。

郭阿節夫出去了。普羅勤科就重新閉上眼睛，漠然無感地嚥下了幾粒瓦夏給他的什麼小丸藥，又繼續不動的躺着，只有按他若斷若續的呼吸，才可猜到 he 並未睡着。他咬着牙齒氣沖沖地想到，人們在這兩月來轉戰了六百俄里，現在竟穿着透濕的氈靴走路，既沒有地方取暖，又沒有方法晾乾。這是進攻時的一種損失，要說到這種損失，猝然看來，似乎

誰也沒有過錯，然而這種情形同時却又是無法忍受的。當時的進攻竟如此迅速，連輜重和軍用廚房都來不及隨軍前進，——戰士們常常一連兩三天什麼都撈不到吃，他們早已沒有喝燒酒取暖了，而現在又是這種乍暖的天氣：他深深知道，在庫爾莫亞爾斯卡亞山附近的泥濘中車輪轉動不進以及無法把它們拖拉出來的情形，但同時也知道，郭阿節夫是應當想出一種什麼超人力的辦法，這是非這樣不可的，何況進攻一般地是要求超人的緊張力量，如果戰士能夠作到這點，那末郭阿節夫也是應當作到的。

於是普羅勤科又反躬自問，並想責備自己現在不到各團去，反而在這裏害病。可是，不，他實在是不能去：半點鐘前，當他與自己的代理人——史保瓦洛夫中校談話時，幾乎暈倒，祇因抓住汽車的玻璃窗才勉強的支持住了。他應躺個一晝夜，不然簡直會倒斃的。接着，忽然他又想了想，如果在第二年戰爭時，他還不能將師團的事務放鬆一晝夜，那他的師團就不是一個好師團，而他本人就不是一個好師長。一年前，他大概是不能把該師事務放開一晝夜的，而現在却能這樣作了。一切的命令也都下了，史保瓦洛夫中校終久也是個精明能幹的軍人，各團團長也都是些優秀有爲的指揮官，爲的是在明天奪取那個城市，所有他們在這一晝夜間應該怎樣動作的一切大情小節，他都預先規定好了。

看護生瓦夏，小心地扶住他的頭，在他的喉間貼上了塊濕布，並把他隨着枕頭往上提高了一點。

——再高一點，普羅勤科請求說。

瓦夏又把他扶高了一些。

——給我把地圖打開，——普羅勤科說。

瓦夏打開地圖，用手舉在他的眼前。藍紅色的箭頭和半圓圈全都在地圖上跳個不住，在普羅勤科看來，彷彿地圖是在瓦夏的手裏跳動，於是說道：

——好好的拿着吧。

但箭頭和半圓圈仍在繼續不斷的跳動。普羅勤科明白了，這是由於他害病發燒眼睛發花的緣故。他幾次把眼睛睜開又閉上了，同時頭也在枕上移動，結果找到了一個方位，在這個方位上地圖再也不跳動了。一切全都端正了。他把自己統率的一師人帶到城左的村道上，像往常一樣，想用迂迴戰術，把德軍從高地擊退，並於次日清晨突然猛襲城郊的西部，而不是城郊的東部。現在已是各團部隊預定開始衝擊高地的時間了，砲雷不時的爆炸，似乎這已是證明屬實了。

上校在等報告。但是惶然跑進屋裏來的，並不是聯絡兵，而是營長馬爾庫史夫准校。他歪起帽子，敞着皮襖，手榴彈從荷包裏現了出來。

——上校同志，——馬爾庫史夫跑得氣喘喘地說。——上校同志，汽車給你準備好了；暫時的離開一下吧，德寇的坦克已突破了我軍的防線。現正向村裏衝來。向司令部衝來。

——又像是在加寧里科夫那樣麼？——上校凝視了馬爾庫史夫一眼，帶種厭惡的神氣問道。加寧里科夫，這是在進攻路上唯一的一個鄉村，它於一月前克復，但在德軍坦克突

然攻擊後又被德寇佔領了。只在第二天受了極大的損失才把它奪回，而它的名字已成師裏紀念重大失利的普通名詞了。馬爾庫史夫當時也犯了和別人一樣的錯誤，從村裏退却了，現在上校重行提到加寧里科夫一字時，對他就特別的難堪。

——不是的，上校同志，——馬爾庫史夫滿臉通紅的說，——絕不會和加寧里科夫一樣。我們是不會退却的。即令我們把它們放進這條街上來，反正是要燒掉它們，燒盡它們的。祇是你，務必坐汽車，暫時到小村子裏去避一避。他們，也許會衝到這裏來的。

——你不要放它們進來，——普羅勤科說，——我就什麼地方都不用去。現在我有病，我那裏也不去。現在隨你的便吧；願意放進來，就放進來，不願意放進來，就不放進來。——於是普羅勤科就翻過身去朝向牆壁了，他想藉此斷然表示，一方面他那裏也不去，另一方面他與馬爾庫史夫的談話已經完結。

馬爾庫史夫憑自己經驗知道，如果上校已默不作聲，再來試試想和他談話都是枉然的。他在房間裏躊躇了一會，就毅然決然地邁步走去了。

馬爾庫史夫剛出去，普羅勤科即翻過身來仰臥着，因為這樣的躺着他才舒服一點。他翻過身去，意思是想表示給准校看，並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即令坦克已進到村莊附近，也不能作為他離開此地以及准校披着皮襖，裝滿一荷包手榴彈張惶地跑到這裏的理由。如果普羅勤科現在試來分析自己的感覺，回憶自己一年，或一年半前的情形，那他就

會說，一年前，更不消說一年半以前，要是有了這樣的消息，他是絕不能這樣翻身朝裏仍然安臥牀上的；他或者真的跑到附近的村落去，或者（最可能是這樣）親自同馬爾庫史夫一塊前去擊退坦克的進攻，總之，這種坦克進攻當時對他不啻是怎樣的司空見慣，但終究是種可怕的進攻，而他也不能泰然的坐在一個地方等待結果。現在他却能夠了。而且，現在他確信，在他窗戶外面的街上是不會發生戰鬥的，坦克會在郊外就被阻止並開始焚燬的，作這件事情的正是馬爾庫史夫准校，他當時其所以這樣机陞不安的跑來見他，並不是因為看見了坦克，而是憂心病中師長的安全。

現在附近作戰的聲音傳到屋內來了。普羅勤科又翻身朝裏，間或睜開眼睛，靜聽，力圖按戰鬥聲音去判斷目前的情況。射擊聲有時沉寂，有時又更加熾烈。按聲音聽來，大砲和反坦克槍就在村南村北齊響起來。

普羅勤科還在一年以前，在去年冬末，即能克服自己在進攻時的那種過渡興奮了，這種過渡的興奮一開頭就迫使他把自己所有的最後一點力量一齊拋入戰鬥。當時，在前線上，德寇既已偵知他的後方空虛，就給了他幾個很好的教訓，有次幾乎把他和他司令部的司令部人員一網打盡了。而現在他已經是個好學生了，他在一切突然進攻和反攻戰鬥的嚴重時期，總保留有某種預備隊，以便在決定勝負的關頭能操左券之利而感到滿意了。

誠然，這一年來在他的師團裏——還增加了不少的大砲和反坦克槍，但問題並不在這裏。從前，不管有多少人員和武器，他往往不能力持鎮靜，並沒有到絕對必需的時機就過

早的把它們拋入戰鬥中去。現在他已能用什麼第六感官來區別真正的必須和彷彿的必須了。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在他才安如泰山的意識到，在村莊的周圍集中了足夠擊退坦克進攻的一切必須力量，馬爾庫史夫就應當擊退坦克的進攻，他在一刻鐘前，不用親自的命令去干預戰鬥的細節，不去干預自己部下之無待他去幫助，而應自力完成的工作，把臉掉向牆壁，是作得對的。

經過一點鐘，天開始斷黑了。附近戰鬥的聲音已沉寂下來，現在只有遠處，在各團搏戰的高地上聽到有雷彈爆炸的噹啞聲響。馬爾庫史夫准校這次走進屋裏來已不像第一次那樣急忙了。他三步兩脚的跑到台階前，在未進屋來以前，就在進門處略為休息了一會，利用這個時間把佩帶從制服上解下來背在短皮襖上。他看見普羅勤科還是像在離開他時那樣的躺着。

——報告吧，——普羅勤科並不轉臉的說。

——進攻已被擊退了，——馬爾庫史夫報告說。——炸燬了四輛坦克，其餘的逃跑了。擊毀了一尊大砲。

——擊退了，——普羅勤科說，祇是在此時他才向馬爾庫史夫轉過臉來。

馬爾庫史夫用立正的姿勢站着，把皮帶繫在皮襖上，軍帽也戴的很整齊。

——這才是近衛軍人的報告，——普羅勤科說。——而且現在也有近衛軍人的模樣，

突然，他又發覺馬爾庫史夫那種特別整齊的裝束，顯然，這是他在進門處特別戴上的

帽子，於是就微微一笑，補充說：——准校，只有你才這樣帶帽子。近衛軍人的帽子應當微微的戴偏一點，才顯得慍悍勇敢。

馬爾庫史夫也微微的笑了一下，習慣地把帽子向額角上推進一下，說：

——上校同志，是。

——噢，好吧，這才真是好漢。去吧，——普羅勤科說。——這成什麼話，想把我從牀上拖走，可是我不能夠；瓦夏不允許我從牀上起來哪！：

史保瓦洛夫的報告就攔了。祇在晚上九點鐘時才接到，其所以這樣，是因為派出去的第一個聯絡兵在路上被地雷炸死了。史保瓦洛夫報告說，由於敵人猛烈的火力，暫時幾乎沒有什麼進展，但他希望於夜間可以取得城市。

普羅勤科把作戰科長叫來，給了他幾種補充命令，要他把這些命令帶給史保瓦洛夫，並於次日清早帶着報告回來。這些命令歸結起來就是幾個普通的要求：不要正面攻擊敵人，不要過早的消耗後備力量，然而普羅勤科現在終究派了專人帶着這些命令到他的代理人那裏去，應使史保瓦洛夫明白，現在這點特別重要，師長已經感覺到德寇會來頑強抵抗。

當作戰科長走後，普羅勤科想了想，從開戰以來，實際上他所獲有的全部經驗，簡直可歸納為正像他此刻所提議他代理人的那幾點極簡單的真理，所有這些真理，一般地講來是極簡單的，但把它們應用於各種不同環境的每一個別情況時，那它們就會變成軍事藝術。

術問題了。不實行正面攻擊，這就是說，在每種情況下，在每種新的地形上，要準確地知道這個正面究竟在什麼地方，不過早的耗費後備力量，這就是說每次要非常準確的猜透劃分「過早」和「適時」的時機。對一切其他的簡單真理當然也是這樣。但猜透劃分的時機這原來是最困難的。

將近夜半時，上校的病勢才略為減輕了些，結果他也就睡着了。當他深夜醒來時，夜闌人靜中，不僅可以清晰地聽到遠處雷彈的爆炸，而且還可以聽見一排排的機關槍聲。這是高地上夜戰的聲音。

早上十點鐘作戰科長回來了。普羅勤科半坐半臥地躺在牀上，疼得雙眉緊鎖，那樣作難的用發腫的喉管喝了一點熱牛奶。他把茶杯遞給瓦夏之後，就默不作聲地聽作戰科長的報告。夜間，戰況沒有什麼變動；有一團人仰攻到了高地，清早又被德寇反擊回來了。按史保瓦洛夫的命令，另一團人試圖更往左去迂迴德軍，結果反陷於敵人側翼的猛烈火網中，也不能向前推進。

——此刻情況怎樣？——普羅勤科斷斷續續地問。

——已調集好砲隊，要來個總攻擊。

——好，你去吧，——普羅勤科說，並叫瓦夏把記有早上戰況的地圖遞給他。情況沒有變動，幾乎和昨日白天他離開火線時的情形一樣。普羅勤科由於未能親身督戰，一般的又是急如星火想看到自己計劃的實現，以至整個夜晚都感到侷促不安。現在他第一次覺得

在這個計劃中，有些東西並不全像昨天他所想像的那樣清晰了然。整個說來，史保瓦洛夫和各團團長也是按照他的指令行動的，但進攻却遲滯住了。

史保瓦洛夫的觀測所佈置在一座小雪山背後的窪地上。這裏，可以很清楚地望見前面的一長條的窪地和窪地前面德軍佔領着的一帶山崗。

普羅勤科恰在史保瓦洛夫準備下令調動一個新團到左翼參加戰鬥時到來了。史保瓦洛夫向他作完報告後，就站着等候命令。他早晨不知怎的找到時候刮了刮臉，普羅勤科心裏很佩服他，可是顯然，他很疲倦，而且上校到來令他非常高興，他認為現在上校可以親眼看到，並確信戰鬥進程，並不像他們所想到的那樣，這並不是因為他，史保瓦洛夫有什麼錯誤，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預料到敵軍的行動，並且德寇這次是用新的方法來捍衛這一城市。

——是否命令該團參加戰鬥？——史保瓦洛夫問。

——不，——普羅勤科回答說，並用望遠鏡向戰場上默視了幾分鐘。

總軍是在山崗背面的斜坡上佈置着的，因此很難斷定，那裏他們的實力如何。但就所有這些情形——重大損失，頑強抵抗，前面密集不斷的雷彈的爆炸——看來，德軍此地是有很大的力量。然而，這是不應有的。

近來這個德國步兵師團在普羅勤科部隊的打擊之下遭到重大損失敗退下去了，如果該師主力照例是掩護通城市的公路，那麼在這裏，在普羅勤科打算突破迂迴城市的這帶山崗上，敵人至多不過兩營殘部。然而：，突然普羅勤科以他在困難關頭所特有的那種洞

察能力，把全部事變從反面來加以觀察，自己就站在那個四週來屢戰皆北，三星期運棄三城的德國將軍地位上設想設想。

普羅勤科連獲三城都是採用一種機動戰術，他把反對德寇的掩護隊留在主要的公路上而將主力時左時右的沿着德軍沒意料到會受攻擊而祇留有少數部隊之崎嶇難行的地方去迂迴城市。敵人上了三次這樣的當，普羅勤科三次都是由西郊攻入了城市，德國師團三次都是棄甲曳兵而走，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脫了包圍。這是第四個城市，這裏又是通城的公路，左側是些難於通行的高地。而普羅勤科就把自己各團部隊派來進攻這些高地。這位德軍將軍一定是在上次大戰中的上尉或少校，而在這次戰爭中也戰鬥了三年，原來驚慌失措，茫然若失的情態已經消失，一連同樣的喪失三個城市，最後，在第四次上他的確猜到普羅勤科的作戰計劃，這並沒有什麼巧妙的地方。

普羅勤科已瞭如觀掌的感覺到，而且幾乎已經感觸到，這次德國將軍却巧過了他，也在主要路上佈置了掩護隊，而在他進擊的那些山崗後，敵人不只兩營，而可能是兩團。

普羅勤科與史保瓦洛夫並排坐在鋪到雪地的雨衣上，他們一塊兒把風吹飄動着的地圖展在膝蓋上。

——現在什麼時候？——普羅勤科問。

——下午五點鐘，——史保瓦洛夫說。

——經過一點鐘後，天就開始斷黑了，——普羅勤科說。——你命令這一團人：從黃

昏時起就立即由左翼移到右翼，到公路上去。而到完全斷黑時，你把另一團人也移過來。我們也把它調到公路上去。

普羅勤科看了看地圖，並在地圖上劃出了各團行進的路線，起初到後方，隨後即沿陣地後面穿到公路上去。

——這裏有多遠？——他問史保瓦洛夫說。——約莫十二公里嗎？

——是的，大約這樣。

——好吧，各團沿着這樣的道路，在四小時內能集中公路附近，我們就把一部分兵力沿這帶高地展開。你就留在此地。除反坦克砲外，所有的大砲都留給你，你務必這樣戰鬥，要使德寇一點也發覺不出我們調動的情形。主要的用火力打擊他們，不要憐惜砲彈。

當史保瓦洛夫向副官下令時，他靜默了一會，然後就說：

——我自己帶着各團到公路上去。——他在解釋剛才發出的命令時，却用種非正式的口吻補充說：——你知道，安納托力、得米特里維赤。我覺得，他們今天却巧過了我。他們的主力在這裏，而在公路上並沒有多大的力量。如果我們隱匿地把各團轉移過去，城市就會是我們的。明天早晨來見我時，我在城市教堂附近的地方。

他在公路地區下令，給指揮官解釋作戰任務消磨了整個上半夜的時光。城市應在今夜克服。爲了實行當頭第一個打擊，他把全部的自動槍手全都集中起來，並命令所有的迫擊砲——連的，營的，團的——盡可能的拖向德軍附近。如果左翼方面史保瓦洛夫沒給敵

軍看出破綻，那敵人會想，在這裏，在公路上，一定是新的部隊參加作戰了，即使他們有力反攻，反正是不能支持到底，怕被包圍而放棄城市的。

戰鬥是在夜間三點鐘時開始的，清晨六時，第一批自動槍隊即在冬季黎明時分的薄霧中衝進了城郊。

早晨七點鐘，普羅勤科即坐汽車來到了城市教堂，在被砲彈片打得七零八落的台階近旁停下了。傳騎兵由城市西郊飛馳而來通報說，我軍正在肅清最後一些房子的德寇。

第二梯隊的各連正沿着街道從他而前過去了。很多人沒有刮臉。老兵通常按他們的濃密鬍鬚，按他們微微駝起的背，習慣而輕巧地背帶軍囊的情形，一下子就會識出來。其中也有很多的青年人。然而不管他們是老兵或是青年軍人，他們都帶着兵士的堅強自信，長征慣戰的姿態，順着城市的街道流去。在他們中間似乎都具有只在戰爭的沈痛經驗中才誕生出來那種慍悍勇敢，富有經驗的氣概。普羅勤科想起了剛開戰前他當參謀長時的基幹師團。是的，當時已確較具有更青氣勃勃的樣子，較好的軍容，而在這師中的戰士們，都是同年同庚，一色一樣的壯年。然而他們却沒有現在經過他面前的戰士們在戰爭中鍛鍊出來的這種老練，這種習慣，這種沈着的氣概。顯然，戰爭的規律就是這樣——只在許多戰士陣亡之後，現在活着而仍戰鬥着的戰士，才變成這樣——不是按外表，而是按實質——富有經驗，這樣慍悍異常的基幹兵士和軍官。

普羅勤科的思路，忽然被坐車來見他的史保瓦洛夫打斷了。他向普羅勤科報告了左翼

的戰鬥經過，更確切點說，已不是報告戰鬥的經過，而是報告追擊的經過了。接着，他瞥見普羅勤科在注視往他面前經過的兵士，他也向那邊看了一會。

——城市終究被我們克服了，——他說。——我們正在追擊德寇。上校同志，你想，假如我們有開始戰爭的那一基幹師團，現在我們會怎樣的來追逐德寇呵。

——開始戰爭時那一師團？——普羅勤科重問了一句。——不，安納托力，特米特里維赤，你錯了。用那樣的師團，用我們開始戰爭的師團來追擊德寇，是比現在會慢些。那是一師好軍隊，但我們現有的師團還更好些。我和你們也比先前好些，而我們的指揮官也都好些。

他靜默了一會，接着又補充說：

——你之所以這樣說，安納托里，特米特里維赤，是因為你是在戰爭開始，從後備軍中來的，你自己不重視自己：直到現在你還以為自己不是個完全的基幹軍人。而實際上你現在却比我在戰爭開始時，雖然那時我已在軍隊中服務了十五年，更要有經驗些，基幹些。噫，好吧，——他又以另一種腔調，正式的腔調說，——找作司令部的房子吧。指揮追擊的事宜吧。現在瓦夏給我找房子，我要躺到晚上：

他抬頭望了望浮在空中的殘缺不全的銀白雲塊，開始顯現出來的蔚藍天空，接着又低頭望了望由碎雲片中透射到大地上的陽光，而補充道：

——我在黃昏的時候起來，一定變的更好些。今天的天氣真好。

水裏的橋

晚秋時節，工兵們在初霜後的林中一塊隙地上，建造了一個奇怪的建築物。如果這裏有河的話，那這個建築物就可以算是橋了。然而這裏並沒有河，簡單的是在林中的隙地上安了七根和水裏搭橋時一樣的橋座。橋座之間各隔一公尺。這本來就很奇怪，但旁觀者看來，更奇怪的，就是這裏開來了一些坦克，坦克手們竟用種種批判的眼光把橋座望了很久。

師團工程師索諾夫金和坦克指揮官葉夫列夫仔細地檢閱了橋座，周圍觀察了幾次，然後葉夫列夫就命令停在隙地上的第一架坦克，沿橋座開到對面去。坦克沉沉地爬上了第一個橋座，然後又慢慢地從第一個爬到了第二個，同時支着兩個橋座，爬過一米突寬的間隔，彷彿在通過平坦橋樑，安全地爬過了所有的橋座，而在對岸下了地。第一架坦克過去之後就是第二架第三架，於是所有的坦克就都一個跟一個的照樣開過去了。

這一過程全是很奇怪的——橋座還直安在樹林裏，戰爭正熾，坦克居然開來爬橋，尤其奇怪的，是橋座兩旁，竟和秩序井然的公路一樣，還插有標誌道路的道標，——似乎坦克手沒有這些標誌就不能看見橋座邊緣似的。

然而無論索諾夫金也好，葉夫列夫也好，工兵也好，以及坦克手也好，總而言之，所有的參加人都非常認真地進行這一作業，且很滿意其結果。